



中央电视台隆重推出
国家教委强力推荐



散文是每一个作家心灵的映照，只有写散文才是最直接地写自己，
让你倾听来自当代文坛最优秀的作家关于散文的心声……

电视

中央电视台 主编
文艺频道编辑部

名家
推荐

散文精品

DIAN SHI
SAN WEN
JING PIN



CCTV 名家推荐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电视散文精品/中央电视台文艺频道编辑部主编.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3.4

ISBN 7-80145-435-9

I . 电... II . 中... III . 散文—作品—中国 IV . X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79536 号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勃海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1/32 印张 12.5 字数 336 千字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145-435-9/I · 56

定价: 18.00 元

前 言

散文的灵魂是什么？是情感，是真情实感。言不由衷不会有感染力，也不会有生命力。倾吐真情，就要大胆地展示灵魂的色彩，诚实地倾吐心里的声音。真情的流露，即使轻幽微弱，也会传进知音者的心灵。

好的作品文无定法，以天然去雕饰的共同特色，在散文随笔方面表现了难得的上乘，这使我们联想到人们常常说的技巧问题。事实上，技巧只有在它服从了所表现的内容，并且自己又不特意地直接显露的时候，才是真正高超的技巧。

散文是作者与读者在艰辛的人生长途上小憩时的悄声对话和共同思索。

散文就是散文。

散文更重要的还是细节，甚至比小说来得更精，来得更纯。才、识、学比任何艺术门类都检验得严格。真实的感受，独特的吟味，幽深的寓意，靠的不是编造故事的天才，靠的不是红红绿绿词汇的游戏；事实证明着散文不需要生活的论调，是何等的无知？

散文，是一种深湛而美妙的艺术，它最大的特点便是“散”，散得让你无所适从。它是文学形式中的“醉拳”，看似醉散，却路数不乱，绝招暗藏。看似容易，但学来却要一步步地去下踏实的功夫。

散文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文化史上极具光彩的瑰宝。与散文互为映照的诗歌千百年来也一直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存在于各个时期。作者借助它抒发对自然的情感，流露对生命的感悟，表达对理想的追求，成为中国文化绵延不绝的最重要载体和诠释人生的

绝好形式。

新世纪已经开始,人们在享受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需要精神层面的关怀和体恤。电视成为现代人精神生活中越来越不可或缺的部分,而诗歌散文作为一种古老而又现代的文学艺术,仍是指引人类回归自己精神家园的一盏明灯。

中央电视台 1998 年至今连续举办的三届全国电视诗歌散文展播、评比、颁奖活动在全国已经形成广泛的影响,涵盖了 30 个省 200 多家电视台。三年来,共有近 700 部作品参展,有力推动了电视诗歌散文的创作,为电视文艺增加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品种,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创作领域。在全国众多的电视频道和电视节目中,电视诗歌散文是中央电视台特有的一个品牌,拥有一批相对固定的文化层次较高的观众群,尤其是全国大中小学的师生们将其视为绝好的文学欣赏教材。海外华人也高度赞扬电视诗歌散文这种艺术形式带有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希望能进一步向海外推广。

散文是每一个作家心灵的映照,只有写散文才是最直接地写自己。让你倾听来自当代文坛最优秀的作家关于散文的心声。

本书编写组

2003.3

醉在呼伦贝尔

什么是醉,心醉便是醉了。

6月一个早晨,我陪远来的朋友一同登上兴安岭。刚到岭顶还没等定下神来,浓浓的雾,不,应该说是云就把我们藏了起来。吸了一口气想喊却象喝了一口甘冽的清泉,终于没有作声。静谧中,我觉得自己被浓雾化解了,心绪象云一样徜徉在山间。混沌中天地合一,我想起了盘古氏那把开天辟地的利斧。

我有几分醉了,数不清的,灰的、黑的、白的、青的云团舔着我的醉眼,在天光中沉浮,像宇宙中的星云重演着创世纪的奇观。渐渐地"混沌"开始分化,轻的上浮,丝绒一样飘在半空如天宫的云毯;重的下沉,现出一个似乎有潜龙静卧的墨蓝色的深潭。不知何时聚拢来的群山如摇篮状把云毯与深潭围在其中。微风袭来,远处的松涛声象是天地落定的余响。

此时,天地都屏住呼吸在静穆中期待着什么。"快看!"随着朋友发颤的语调,潭中央跃出一个小黑点,霎时间,两条水线在如境的水面展开。"是野鸭吗?"朋友问。"不,是生命!"我大声喊道。这是怎么了?我下意识地俯下身去,莫名的泪水夺眶而出。脚下的花草,身旁的松枝上挂满了圣洁的露珠。细观,水珠与露珠原本是分不出的。

云向山下飘去。亮起来的潭面把山分成对称的实体和倒影两部分,这幅在天地间展开的画卷,既不失油画的逼真,又象中国画那般传神,绘画的鼻祖原来是大自然。大自然就是这样,他赋予你生命,又启发你的心智,待你有些成熟时,他又像潭中的水那样,引导你挤过石桥,跳下山崖,聚成溪,汇成河,化作云,变成雨,迎着雷电千回



百转义无反顾地奔向新的目标。

在下山的铺满松软腐叶,弥漫着远古气息的林荫路上,我想象着呼伦贝尔先民由大兴安岭向着呼伦贝尔草原,坚定又充满艰辛的跋涉。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而水往低处流却是为了人往高处走,至少当年的鲜卑人是认这个理的。一样的水,可山间的水和草原上的水为人们提供的生活环境却是完全不同的。正当始终与我们同行的溪流河水使我们发出这般感慨时,却意外地发现了鄂温克先民刻在崖壁上,大多是犴鹿等动物图案的岩画,和搭建在树上,常被人误认为是悬棺,实际上是用来藏储物品的天仓。

清晨,马群的奔腾和嘶鸣声把我们 from 睡梦中唤醒。走出牧包举目望去,心立刻为草原的博大壮美震撼了。著名史学家翦伯赞也曾在此感叹到:"这个草原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游牧民族、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都是在这个摇篮里长大的,又都在这里度过了他们历史上的青春时代。"

忽觉阳光有些暗,抬头去望,大家不约而同地喊道"是龙"。碧蓝天空上飞来一条用云雕刻成的巨龙。我敢肯定地说,当年的成吉思汗也一定见过这样的龙。我又有些醉了。

(蔡铁英)



父亲的漓江

这次回家,是我离家十几年来最兴奋的一次,单位新给我分了房,和妻商量后,我打算接父母进城,让他们过上一段舒心的日子。

尽管我家在渔村有一座不错的房子,但父母几十年来却习惯了住在船上,所以我径直向江边走去。远远地我就看见儿时用过的小船桨挂在船沿上,顿时我有一种暖暖的感觉。我匆匆跑向那条船,父母果然在船上忙着。

每次回家我与母亲的话总是很多,却不知该和父亲说些什么。虽然我与父亲都是在漓江里泡大的,但在我们父子之间,说的话一直就很少,从感情上讲,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并不太了解父亲。

父亲的水上生涯,几乎从他出生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小时候,他跟着大人在漓江边打鱼,后来父亲拉家带口了,日子就过得更不容易,一家人的生活,都在父亲的船桨上。父亲没日没夜地在江上奔忙,船上人可做的活计他都做过了,从来没有歇下来的时候。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脸上很少有笑容,但也很少阴沉着脸。我记得父亲曾对我说过,船上人祖祖辈辈都这样过来,守着这条江,以后会有好日子。

这些年来,船上人的日子好过多了,已经很少有人以打渔为生。漓江这条黄金水道热闹起来后,一下子涌来了许多游人,船民们也就找到了更能挣钱的活计,纷纷凑钱买了机动的小游船,还把一些小木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租给那些想无拘无束地在江上漂游的客人。父亲早就看准了这一点,不仅买了船,还请了一个帮手。父亲虽然不会以各种花样招徕顾客,但却厚道诚恳,生意倒也做得很红



火。我每次回家,都见他忙得很,所以我们父子之间真正在一起聊天的机会不是很多。这次我把来意向他和母亲说了后,母亲很愉快地笑了笑,没说什么。父亲却固执地拒绝了,说是江上的日子过惯了,怕到城里后过不惯。

我明白家里一向是父亲说了算,我更了解父亲的犟脾气。听母亲说,在那个农业学大寨的特殊年代里,上面曾要把江上所有的船只都收回去,让船民们都改学种田,父亲却坚决不上交我家的小船,死也不肯离开这条江,为此担了很大的风险。但父亲不怕,他说:“船上人离开了江,没有了船,就等于命都没了,还怎么过日子?”前几年村上有人想在漓江边办一家造纸厂,邀父亲入股,父亲不但不入股,还硬是不让人家办厂,说江也是个人啊,这样搞会把这条江搞死了去。从来不和人红脸的父亲四处去说,那个厂终于没有办成。

我与父亲的亲近,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那支小小的船桨,那是小时候父亲特意为我做的。现在想来,其实父亲一直很疼我。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过让我读书的想法。但在我记事后,他却开始逼着我学船上人应该懂的活计。那些活计很累很苦,母亲都有些不忍了,父亲却绝不让步,按他的说法是,船上人以后就是走到天南地北,也不能忘了自己祖先的活计。为此我哭过,但就这样过来了,而且作为一个男孩子,我自小就对船上的一切感到亲近。我记得在八岁那年,一个深秋的早晨,父亲带我到江边的一条小船上,递给我一只特制的小船桨,说:“儿子,开始划船了。”

我盯着那只船桨看,崭新、光滑的船桨,漆着亮亮的光油,我心里一下子欢喜起来。接着父亲领着我,把小船划向江的深处,父亲教我怎么样用桨,怎么样让船调头,怎么样避过风浪。这些我都记下来了,我记得更深的是,父亲还用他自己的语言,教我怎么样做一个好船民,做一个不惧风浪的好水手。那一段日子,是我和父亲最亲近的日子。如果说每个人都是驾着自己的生命之船,在各自的航线上航行的话,那么我那条刚刚起航的小船因为有父亲的这次掌舵,它

再也没有偏离过航向。从此,我划出了漓江,划向了茫茫人海。但我始终没忘记自己是一个船上人,是漓江的儿子。

每次想到漓江,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鼻孔里一下就充满了那股水草味里夹杂着生烟味的独特香气。在我看来,流淌的江水,就像父亲的脉搏,让人早已分不清哪是江,哪是人。回家这些天,我常常看见他一个人静静地呆在江上,凝神望着江水,我觉得这是父亲和漓江无声的对话,我头一次感到不爱说话的父亲,心里面其实装着很多东西。我想父亲是深爱着漓江的,漓江是他儿时嬉戏的伙伴,漓江伴着他抗击了年轻时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又为他抚平了中年时艰辛劳顿的一道道伤痕。现在父亲老了,日子平和了,回想往事,他想对这条江说些什么呢?以往说到漓江的时候,父亲的声音充满温情,但即便说到最兴奋处,父亲的话仍旧不多,他只是轻轻地叹一声:噢,这条江!

在离家的早晨,我拿上了儿时用过的小船桨,我想带给儿子漓江。我要告诉他,父亲与漓江的故事,我还要告诉他,其实在父亲的眼里,这条江是他的……

(毛荣生 张榕容)

洪 湖 情

“洪湖水呀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这优美动人的歌曲，无数次抚摸我孩提时的甜梦，无数次唤起我少年时对洪湖的遐想。“洪湖在哪儿，她离我有多远”，我常问村头那胡子长满故事的老大爷，老大爷也不清楚，只说洪湖是人间天堂。

七十年代末，我从美院毕业，来到异地它乡的洪湖西岸的一个小镇工作，孩提时的梦想变成现实，洪湖真切的就在眼前。

呵，光阴似箭，二十年一晃而过……

这二十年间，我依偎在具有母亲般性格的洪湖身边，倾听她温柔的涛声，亲吻她那热情的笑脸，畅游她那宽阔的胸怀，吸吮她那甘甜的乳汁……

我曾荡起双桨，漫游于天香的荷池之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品尝着那直接从荷杆上剥出的鲜嫩清甜的莲蓬，体味着这纯真而浪漫的世界。

在盛夏的黄昏，夕阳的光辉映在湖水上，湖面像撒满了金子，我和朋友结伴而行。纯朴笃厚的渔民送我们到湖中一座竹楼式的渔棚上，茫茫湖水中，只有我们几个，好像这世界就是我们的，洪湖就是我们的。夜风徐徐，没有蚊虫叮扰，只有沁人心脾的凉爽之意；没有城镇的喧闹，只有细浪拍舟的逸趣。夜的洪湖，是一曲静谧的小夜曲。

当太阳升起，满目渔舟捕捞着活蹦乱跳的鱼虾，野鸭声声，水鸟啁啾，应和着驾驶鹭鸶船、丝网船、麻罩船的马达声，应和着渔民的水淋淋的号子，白天的洪湖是一首雄壮的交响乐。

呵！诗情画意的洪湖，说不清多少次让我激动和陶醉；呵！博大宽厚的洪湖，也不知多少回感动我提起画笔，激起一种无名的冲动。

是啊，是洪湖的乳汁养育了我的青春时光，成就了我的艺术道路，她给了我那么多的生活，那么多的灵感，那么多创作的源泉，我拿什么回报洪湖呢？我只有手中的画笔和心中的感激，于是我所描绘的有关“洪湖”的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并获得了“鲁迅版画奖”，甚至，在国家美术馆里，也有我的作品被收藏呢！

在鲜花和掌声中，我又回到了洪湖的怀抱，我知道，这鲜花和掌声是属于洪湖的，我知道，我是离不开洪湖了，因为，洪湖已在我的血脉之中，我已是洪湖的一滴水。

（朱公谨）



我与地坛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了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上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

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坐落在那里了，而自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的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在它周围，而且越搬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着中间有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年。

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这时候我想我是该来了。

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且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进入了这园子，就再也没有长久的离开过。

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也找不到了，我就摇着轮椅总是到它那去，仅为了哪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

记不清都在它的那个角落里了，我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的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

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是一个不再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交给我们这个事实的时候,已经随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不是一件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就安心多了。

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这却不是某一瞬间就能想透的,不是能够一次性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所以,十五年来了,我还是总得到古园里去,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

后来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会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呆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做些什么。母亲知道有些问题不宜问,便犹豫犹豫的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也没有答案。她是不知道这过程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

许多年后我才渐渐悟出当我不在家的时候,她是怎样心神不定的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以她的聪慧与坚韧,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黑夜后的白天。

而她那时的儿子还太年轻,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总是加倍的——这样的母亲,注定是活的最苦的母亲。

在我第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我真的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我走遍了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儿子就快闯出一条路的时候,她却突然熬不住了?我心里头是没头没尾的沉郁与哀怨,有那么一会,我甚至对上帝,对世界充满了仇恨与厌恶。只有在这个时候,纷纭的往事才在我眼前幻现的清晰,母亲的苦难和伟大才在我心中渗透的深彻。

上帝的考虑，也许是对的。

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的走，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
——母亲不能再来园中找我了。

曾经好几回，我在园子里呆久了，母亲就来找我。我看过几会她四处张望的样子，我看过几会她的背影，她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了她，过一会我再抬头看她，就又看见她缓缓离去的背影。我不知道她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她——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的倔强或羞涩？但这倔强只留给我悔恨，丝毫也没有骄傲。

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若有一位园神，他一定注意到我了。这么多年我在这园里坐着，有时轻松快乐，有时沉郁苦闷，有时优哉游哉，有时彷徨寂寞，有时平静而自信，有时又软弱，又迷茫。其实总共只有三个问题交替来骚扰我：第一个是要不要去死？第二个是为什么活？第三个是我干吗要写作？

人为什么活着，因为人想活着，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我不怕死，有时候我真的不怕死，真的。

有时候在园子里坐着，园神成年累月的对我说：这不是别的，这是你的罪孽与福祉。

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

我说不好我是象个孩子，还是象个老人。

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

（史铁生）

守望壶口

任何生命孕育都离不开水源,更何况是人;任何民族的昌盛都离不开河流,更何况是一个国家。作为黄河流域省区的山西日报社的一名摄影记者,我试图用我的相机与黄河对话,但越是走近它,黄河巨大的背影越让我喘不过气来。我知道,我这辈子的事业、追求、快乐、痛苦,怕是注定与这条河流捆绑在一起了。

今年二月下旬,壶口出现冰冻奇观,跟踪拍摄壶口14年的我,照例第28次踏上了行程。

车窗外冰天雪地,吉普车在千山万壑间的吕梁山脉斗折蛇行,经过堪称九曲十八弯的艰难行进,终于来到了壶口。

抬眼望,黄河故道莽苍苍的一片,满目皆是翻江倒海涌来的状如石桌、磨盘般铺天盖地的巨大冰块,叠合撞击成天地洪荒景象。此时,主瀑布已经贯通,岩上堆积的冰决垒成两侧高耸的冰台,龙槽方向则大部分仍然为冰层覆盖,形成壶口冬春之交百年一遇的奇特景观。

循着涛声,我们一脚高一脚浅地向壶口主瀑布缓缓接近,透过险象环生的高耸的冰台,但见梦里见它千百回的世界第一黄色大瀑布由500米的河面迅速收拢为200米的河道,再追打挤压进50米的瀑布“喉咙口”,你推我搡,若千军恶战,万马嘶鸣,跌、打、翻、飞、冲、撞、奔、突、咆哮着、呼喊着的、狂怒着、搏杀着,骤然拧为一束,舍身向30米落差,距涧底100米的壶口深潭“扑去”……

看着这惊心动魄的“湍澜惊波”,看着这黄色巨龙的“卧镇狂流”,我的灵魂被震颤了,我本能的第一个反应即是双手合成喇叭,

发出了久蓄心底的呼喊。

我着实被那粗犷无遮拦的野性美的魅力深深打动了。壶口以其吞吐万象之气,挟持奔雷之威,将中华民族精神的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勇往直前、舍身奉献演绎得如此壮烈。

八月盛夏,我又一次来到了壶口,如果说,年初的壶口冰雪覆盖,观貌尚只能撩起“冰山一角”,那么,这一次异常贴近地拍摄壶口,大自然慷慨地把它的全部形态一览无余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令我震惊!令我动容!

才过去短短几年,壶口的景象观地貌今非昔比。当初我拍摄壶口瀑布时,前后左右涌动的大大小的瀑布群已急剧衰落,河床两侧岩石的崩塌和主瀑布顶部岩层的剥落,使“黄河之水天上来,千里波涛一壶收”的壮景大为逊色!作为壶口的目击者、纪录者和守望者,我心里好痛好痛!

黄河啊,我的母亲河,我为你长歌当哭,我为你生息相随。尽管,你的水很浑很浑,甚至浑得让人望而生畏;尽管,你脉动中的含沙量很沉很沉,甚至沉得让人“心动进速”,但你就是彰显生命力飞扬的安塞腰鼓,就是黄河窖洞雄放刚劲的布老虎、酸枣刺,就是黄土高坡威风八面的唢呐、锣鼓,就是可亲可敬的我们的“父亲、母亲”张老汉,李婆姨……

多少次,我在黄河故道边徒步、徘徊,看着萧飒秋风中裸露在旷野中日趋苍老的母亲河,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我心里难受啊,我要用摄影作品来大声疾呼:救救我们的黄河之珠——壶口,救救曾经养育了我们五千年的母亲河!这,就是一个壶口守望者的箴言。

(徐 荐)

红 树 林

从季候的喘息中，我作翅膀，擦亮高远的苍穹。

风帆不见，渔歌已歇，你的小小的船儿，还要漂泊吗？

只需一个驻足，那生命的触须，就澎湃成无法抑制的葱茏。

以咸涩为血，以风浪为魂，你的根，一直在演绎着那个靠岸的故事。

我在五千年的憧憬中孕育，羽毛在传说与现实的交替中渐渐丰满。

我看见，工业文明的焦虑，正笼罩着宽阔的海滨公路。

我听到，互联网的速率，在呼唤着绿色和平的歌吟。

而你，却以独特的语句，摹写着大海的神韵。

一棵、两棵、千万棵。蓦然回首，我已振翅，你已成林。

只有那片天空，依旧莹莹地蓝着，那道海湾，依旧这样郁郁地绿着。

（赖伟宣）